

【胡雪巖系列】

胡雪巖

(上)



高陽作品集

7

胡雪巖
(上)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1

胡雪巖(上)

1974年6月初版

1998年10月初版第二十九刷

1999年10月二版

2003年4月二版十一刷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胡雪巖(上)平裝新臺幣300元

胡雪巖系列精裝一套六冊

精裝新臺幣2400元(不分售)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話：(02)26418661
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F

電話：(02)27683708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23620308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校對者 黃榮珠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 ISBN 957-08-2005-5(上冊：平裝)

胡雪巖系列(全六冊) ISBN 957-08-2008-X(一套：精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胡雪巖 / 高陽著 . --二版 .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1999年

496面；14.8×21公分 . -- (高陽作品集；1-3)

ISBN 957-08-2005-5(上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6-3(中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9-8(下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8-X(一套六冊：精裝)

〔2003年4月二版十一刷〕

857.7

88013002

楔子

在清朝咸豐七年，英商麥加利銀行設分行於上海以前，全國金融事業，為兩個集團所掌握；商業上的術語稱為「幫」，北方是山西幫，南方是寧紹幫；所業雖同，其名則異，大致前者稱為「票號」，後者稱是「錢莊」。

山西幫又分為祁、太、平三幫，祁縣、太谷、平遙；而始創票號者，為平遙人雷履泰。他最初受雇於同縣李姓，在天津主持一家顏料鋪，招牌叫做「日昇昌」，其時大約在乾隆末年。日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，營業日盛，聲譽日起，連四川都知道這塊「金字招牌」；因為雷履泰經常入川採購銅綠等等顏料，信用極好。

四川與他省的交通最不便，出川入川攜帶大批現金，不但麻煩，而且有風險。於是雷履泰創行匯兌法；由日昇昌收銀出票，憑票到指定地點的聯號兌取現銀。當然，匯兌要收匯費，名為「匯水」；匯水並無定額，是根據三個因素計算出來的：第一、路途的遠近，遠則貴，近則廉。第二、銀根的鬆緊，大致由小地方匯到大地方來得便宜，由大地方匯到小地方來得貴，因為地方大則銀根鬆，地方小則銀根緊；如某處缺乏現金，而有待兌的匯票，則此時有客戶交匯，正好濟

急，反有倒過來貼補客戶匯費的。

最後是計算銀錠的成色，銀錠的大小，通常分爲三種，最大的五十兩，爲了便於雙手攜捧，做成兩頭翹起的馬蹄式，即所謂「元寶」，而出於各省藩庫的，稱爲「官寶」；其次是中錠，重十兩，有元寶形的，稱爲「小元寶」，但通常都做成秤錘式；最小的或三兩、或五兩，通稱「銀鏰」。再就是碎銀，輕重不等。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製，如江浙稱爲「元絲」，底凹上凸，以便疊置。但不管任何形狀、大小；銀子的成色，各地不同，需要在交匯時核算扣足。

由於匯兌憑票兌銀，所以叫做「票號」。早先運送現銀的方法，如果不是隨身攜帶，就得交鏢局保送；費用大，麻煩多，走得慢，而且還有風險，萬一被劫或者出了其他意外，鏢局雖然照賠，但總是件不愉快的事，所以票號一出，請教走鏢英雄好漢的人就少了。

早期的票號，多爲大商號兼營的副業，到咸豐初年，始有大量專營的票號出現。但票號的勢力不得越長江而南，因爲江南的錢莊，爲保護本身的利益，一方面仿照票號的成例，開辦匯兌業務；一方面力拒票號的侵入。至於票號除匯兌以外，以後亦經營存款及放款；所以票號與錢莊的業務，由於彼此仿效的結果，幾乎完全相同，只是在規模上，錢莊遜於票號而已。

錢莊業多爲寧紹幫所經營，而鎮江幫有後來居上之勢。但在同治到光緒初年，全國最大的一家錢莊，規模凌駕票號而上之；同時他的主人亦不屬於寧紹幫，是爲當時金融業中的一個特例。

這家錢莊的字號叫「阜康」；它的主人是杭州人。

1

有個福州人，名叫王有齡，他的父親是候補道，分發浙江；在杭州一住數年，沒有奉委過甚麼好差使。老病侵尋，心情抑鬱，死在異鄉。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錢，運靈柩回福州，要好一筆盤纏；而且家鄉也沒有甚麼可以倚靠的親友，王有齡就只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。

境況不好，而且舉目無親，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；每天在「梅花碑」一家茶店裡窮泡；一壺「龍井」泡成白開水還捨不得走，中午四個制錢買兩個燒餅，算是一頓。

三十歲的人，潦倒落拓，無精打采，叫人看了起反感；他的架子還大，經常兩眼朝天，那就越發沒有人愛理他了。

唯一的例外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，王有齡只知道他叫「小胡」；小胡生得一雙四面八方都照顧得到的眼睛，加上一張常開的笑口，而且爲人「四海」，所以人緣極好。不過，王有齡跟他只是點頭之交，也識不透他的身分；有時很闊氣，有時似乎很窘，但不管如何，總是衣衫光鮮——像這初夏的天氣，一件細白夏布長衫，漿洗得極其挺括；裡面是紡綢小褂；腳上白竹布的襪子，玄色貢緞的雙梁鞋，跟王有齡身上那件打過補釘的青布長衫一比，小胡真可以說是「公子

「哥兒」了。

他倒是有意結交王有齡，王有齡卻以自慚形穢，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。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別多，小胡跟王有齡「拼桌」；他去了兩盤象棋，笑嘻嘻走回來說：「王有齡，走，走，我請你去『擺一碗』。」擺一碗是杭州的鄉談，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對酌一番。

「謝謝。不必破費。」

「自有人請客。你看！」他打開手巾包，裡面有二兩碎銀子；得意地笑道：「第一盤『雙車錯』；第二盤『馬後砲』；第三盤，小卒『逼宮』，殺得路斷人稀。不然，我還要贏。」

爲了盛情難卻，王有齡跟著去了。一路走到「城隍山」——「立馬吳山第一峰」的吳山；挑了個可以眺望萬家燈火的空曠地方，一面喝酒一面閒談。

酒到半酣，閒話也說得差不多了，小胡忽然提高了聲音說：「王有齡，我有句話，老早想問你了。我看你不是沒本事的人；而且我也懂點『麻衣相法』，看你是大貴之相，何以一天到晚『孵』茶店？」

王有齡搖搖頭，拈了塊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餅，慢慢咬著；雙眼望著遠處，是那種說不出來的茫然落寞。

「叫我說甚麼？」王有齡轉過臉來盯著小胡，彷彿要跟他吵架似地，「做生意要本錢，做官也要本錢，沒本錢說甚麼？」

「做官？」小胡大爲詫異，「怎麼做法？你同我一樣，連『學』都沒有『進』過，是個白

了。那裡來的官做？」

「不可以『捐班』嗎？」

小胡默然。心裡有些看不起王有齡——捐官的情形不外乎兩種，一種是做生意發了財，富而不貴，美中不足，捐個功名好提高身價，像揚州的鹽商，個個都是花幾千兩銀子捐來的道台，那一來便可以與地方官稱兄道弟，平起平坐；否則就不算「縉紳先生」，有事上得公堂，要跪著回話。

再有一種，本是官員家的子弟，書也讀得不錯，就是運氣不好，三年大比，次次名落孫山，年紀大了，家計也艱窘了，總得想個謀生之道；走的就是「做官」的這條路，改行也無從改起，只好賣田賣地，拜託親友，湊一筆去捐個官做。像王有齡這樣，年紀還輕，應該刻苦用功，從正途上去巴結；不此之圖，而況又窮得衣食不週，卻癡心妄想去捐班，豈不是沒出息？

王有齡看出他心裡的意思，有幾杯酒在肚裡，便不似平時那麼沉著了，「小胡！」他說，「我告訴你一句話，信不信由你；先父在日，替我捐過一個『鹽大使』。」

小胡最機警，一看他的神情，就知道決非假話，隨即笑道：「唷！失敬，失敬，原來是王老爺。一直連名帶姓叫你，不知者不罪。」

「不要挖苦我了！」王有齡苦笑道，「說句實話，除非是你，別人面前我再也不說；說了反惹人恥笑。」

「我不是笑你。」小胡放出莊重的神態問道，「不過，有一層我不明白，既然你是鹽大使；

我們浙江沿海有好幾十個鹽場，爲甚麼不給你補缺？」

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——。」

捐官只是捐一個虛銜，憑一張吏部所發的「執照」，取得某一類官員的資格；如果要想補缺，必得到吏部報到，稱爲「投供」；然後抽籤分發到某一省候補。王有齡尚未「投供」，那裡談得到補缺？

講完這些捐官補缺的程序，王有齡又說：「我所說的要『本錢』，就是進京投供的盤纏。如果境況再寬裕些，我還想『改捐』。」

「改捐個甚麼『班子』？」

「改捐個知縣。鹽大使正八品，知縣正七品，改捐花不了多少錢。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鹽大使只管鹽場，出息倒也不錯，不過沒有意思。知縣雖小，一縣的父母官，能殺人也能活人，可以好好做一番事業。」

這兩句話使得小胡肅然起敬，把剛才看不起他的那點感想，一掃而空了。

「再說，知縣到底是正印官；不比鹽大使，說起來總是佐雜，又是捐班的佐雜，到處做『磕頭蟲』，與我的性情也不相宜。」

「對，對！」小胡不斷點頭；「那麼，這一來，你要多少『本錢』才夠呢？」

「總得五百兩銀子。」

「噢！」小胡沒有再接口，王有齡也不再提，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，小胡不見得會有，就有也不見得肯借。

兩人各有心事，吃悶酒無味，天也黑上來了，王有齡推杯告辭，小胡也不留他。只說：「明天下午，我仍舊在這裡等你，你來！」

「有事嗎？」王有齡微感詫異，「何不此刻就說？」

「我有點小事託你，此刻還沒有想停當。還是明天下午再談。你一定要來，我在這裡坐等，不見不散。」

看他如此叮囑，王有齡也就答應了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依約而至，不見小胡的蹤影。泡一碗茶得好幾文錢，對王有齡來說，是一種浪費；於是沿著山路一直走了過去。城隍山上有好幾座廟，廟前有耍把戲的，打拳賣膏藥的，擺象棋攤的，不花錢而可以消磨時光的地方多得很；他這裡立一會，那面看一看，到紅日啣山，方始走回原處，依舊不見小胡。

是「不見不散」的死約會。王有齡頓感進退兩難，不等是自己失約；要等，天色已暮，晚飯尚無著落。呆了半天，越想越急，頓一頓足，往山下便走；心中自語：明天見著小胡，非說他幾句不可！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況，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，何苦捉弄人？

走了不多幾步，聽見後面有人在叫：「王有齡，王有齡！」

轉身一看，正是小胡；手裡拿著手巾包，跑得氣喘吁吁，滿臉是汗。見著了他的面，王有齡的氣消了一半，問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

「我知道你等得久了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小胡欣慰地笑著，「總算還好，耽遲不耽錯。來，來，坐下來再說。」

王有齡也不知道他這話是甚麼意思？默默地跟著他走向一副設在櫥下的座頭，泡了兩碗茶；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地，目送著經過的行人，手裡緊捏住那個手巾包。

「小胡！」王有齡忍不住問了：「你說有事託我，快說吧！」

「你打開來看，不要給人看見。」他低聲地說；把手巾包遞了給王有齡。

他避開行人，悄悄啓視，裡面是一疊銀票，還有些碎銀子，約莫有十幾兩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這就是你做官的本錢。」

王有齡楞住了，一下子心裡發酸，眼眶發熱，盡力忍住眼淚，把手巾包放在桌上，卻不知怎麼說才好。

「你最好點一點數。其中有一張三百兩的，是京城裡『大德恆』的票子；認票不認人，你要當心失落。另外我又替你換了些零碎票子，都是有名的『字號』，一路上通行無阻。」小胡又說：「如果不為換票子，我早就來了。」

這時王有齡才想出來一句話：「小胡，你為什麼待我這麼好？」

「朋友嘛！」小胡答道，「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陽，英雄末路，心裡說不出的難過，一定要拉你一把，才睡得著覺。」

「唉！」王有齡畢竟忍不住，兩行熱淚，牽連不斷。

「何必，何必？這不是大丈夫氣概！」

這句話是很好的安慰，也是很好的激勵；王有齡收拾涕淚，定一定神，才想起一件事，相交至今，受人絕大的恩惠，卻是對他的名氏、身世，一無所知，豈不荒唐？

於是他微有窘色地問道：「小胡，還沒有請教台甫？」

「我叫胡光墉，字雪巖，你呢，你的大號叫甚麼？」

「我叫雪軒。」

「雪軒、雪巖！」胡雪巖自己念了兩遍，撫掌笑道：「好極了，聲音很近——好像一個人。你叫我雪巖，我叫你雪軒。」

「是，是！雪巖，我還要請教你，府上——？」

這是問他的家世，胡雪巖笑笑不肯多說：「守一點薄產過日子，沒有甚麼談頭。雪軒，我問你，你幾時動身？」

「我不敢耽擱。把舍間略略安排一番，總在三、五日內就動身。如果一切順利，年底就可以回來。雪巖，我一定要走路子，分發到浙江來；你我弟兄好在一起。」

「好極了。」胡雪巖的「好極了」，已成口頭禪。「後天我們仍舊在這裡會面，我給你餞行。」

「我一定來。」

到了第三天，王有齡午飯剛過，就來赴約。他穿了估衣鋪買的直羅長衫，亮紗馬褂，手裡拿一柄「舒蓮記」有名的「杭扇」；泡著茶等，等到天黑不見胡雪巖的蹤影，尋亦沒處尋，只好再等。

天氣熱了，城隍山上來品茗納涼的，絡繹不絕；王有齡目迎目送著每一個行人，把脖子都擺得酸了，就是盼不著胡雪巖。

夜深客散，茶店收攤子，這下才把王有齡攆走。他已經雇好了船，無法不走；第二天五更時分上船，竟不能與胡雪巖見一面話別。

在王有齡北上不久，浙江的政局有了變化：巡撫常大淳調湖北；雲南巡撫黃宗漢改調浙江，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——通稱「藩司」，老百姓尊稱為「藩台」的旗人椿壽署理。

黃宗漢字壽臣，福建晉江人。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，這一榜人才濟濟，科運甚隆，那年——咸豐二年，當到巡撫的就有三個，廣東葉名琛、江西張芾，當到二品大員的有何桂清、呂賢基、彭蘊章、羅惇衍，還有杭州的許乃釗，與他老兄許乃普，都當內閣學士。

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，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，批評極壞。到任以後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；椿壽沒有賣他的帳，於是多事了。

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。因為海禁已開，而且河道湮淤，加以洪楊的戰亂；所以江蘇的蘇、松、太各屬改用海運；浙江則是試辦，椿壽既為藩司，又署理巡撫，責無旁貸，當然要親自料理

這件公事。

漕運的漕，原來就是以舟運穀的意思。多少年來都是河運——先是黃河，後來是運河；而運河又有多少次變遷興作，直到康熙年間，治河名臣靳輔、于成龍先後開「中河」，歷時千餘年的運河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這條南起杭州，北抵京師，流經浙江、江蘇、山東、河北四省，全長兩千多里的水道，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；不幸的是，黃河的情況，越來越壞，有些地方，河底積淤，高過人家屋脊，全靠兩面堤防約束，「春水船如天上行」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。而運河受黃河的累，在嘉慶末年，幾乎也成了「絕症」。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。

在嘉慶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，著有一篇「海運南漕議」，條分縷析，斷言「一舉而衆善備」；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。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，由安徽巡撫調江蘇，銳意革新，消除鹽、漕兩事的積弊，齊彥槐的建議，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。

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，在上海設立「海運總局」，他親自雇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「沙船」一千艘；名為「三不像」的海船幾十艘，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，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，省時省費，米質受損極微。承運的船商，運漕而北，回程運豆——一向漕船南下「回空」；海船北上「回空」，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，而且出力的船商，還「賞給頂戴」做了官，真正是皆大歡喜。

但是到了第二年，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！依然恢復河運。因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

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，他們不願意革新！

漕運的弊端與徵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，徵糧的權責屬於州縣；這七品的正印官，特稱為「大老爺」，在任兩件大事：刑名、錢穀。延請「紹興師爺」至少亦得兩名：「刑名師爺」和「錢穀師爺」。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，都靠這兩個個人。

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，在於能了解情況，善於應付幾種人，第一種是書辦，世代相傳，每人手裡有一本底冊，那家有多少田？該納糧多少？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，為不傳之秘。

第二種是「特殊人物」，他們所納的糧，都有專門名稱，做過官的紳士人家是「衿米」；舉人、秀才、監生是「料米」，這兩種米不能多收，該多少就多少，否則便有麻煩。再有一種名為「訟米」，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，也要當心。總而言之，刁惡霸道，不易對付的那班「特殊人物」，必須敷衍，分量不足，米色粗劣，亦得照收不誤。甚至虛給「糧串」——納糧的憑證，買得個安靜二字。

有人占便宜，當然有人吃虧；各種剝削耗費，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，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，這叫做「浮收」，最「黑」的地方，「浮收」到正額的一半以上，該納一石米的，起碼要納一石五斗，於是有所謂「包戶」，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，或者能挾制官吏；小戶如託他們「包繳」，比自己到糧櫃上去繳納，便宜得多。

第三種就是漕船上的人。漕船都是官船，額定數字過萬，實際僅六千餘艘，分駐運河各地；一地稱為一幫；這就是游俠組織「青幫」之幫的出典。

幫中的管事及水手，都稱爲幫丁，其中又有屯丁、旗丁、尖丁之分；尖丁是實際上的頭目，連護漕的千總、把總都得聽他的指揮。州縣衙門開倉徵糧，糧戶繳納；漕船開到，驗收裝船，名爲「受兌」。一面徵糧，一面受兌，川流不息，那自然是再順利不過的事；但是這一來漕船上就玩出花樣來了。

他們的第一個花樣是「看米色」。由於漕船過淮安時，漕運總督要「盤糧」點數；到通州起岸入倉時，倉場侍郎要驗看米質，如有不符，都由漕船負責。因此，他們在受兌時，驗看米色，原是分所當爲。但米色好壞，僅憑目視，並無標準，這樣就可以挑剔了，一廩一廩看過去，不是說米色太雜，就是不夠乾燥，不肯受兌。

以一般的情況而言，開倉十日，所有的倉廩就都裝滿了，此時如不疏運上船，則後來的糧戶，無倉可以貯米，勢必停徵；糧戶也就要等待，一天兩天還不要緊，老百姓無非發發牢騷而已，日子一久，廢時失業，還要貼上盤纏，自然非吵不可，這叫做「鬧漕」，是件極嚴重的事，地方官往往會得到極嚴厲的處分。倘或是個刮地皮的貪官，這一鬧漕說不定就會激起民變，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禍。

因此，錢穀師爺，便要指揮書辦出來與「看米色」的旗丁講斤頭；倘或講不下來，而督運的委員，怕誤了限期，催令啓程，那些幫丁就不問兌足不兌足，只管自己開船；這時的州縣可就苦了，必須設法自運漕米，一路趕上去補足，稱爲「隨幫交兌」。

幸而取得妥協，漕米兌竣，應該出給名爲「通關」的收據，這時尖丁出面了，先議「私